# 重修兩淮鹽法志

# 兩淮鹽法志卷五十三

## 轉運門

### 淮南改票

自道光二十四年御史劉良駒以淮北改票行之有效奏請推廣於淮南惟積重難返之勢因時制宜之規或未洞燭淵微則興利除弊仍不能操劵而合符所以倡議再三如築室道謀至三十年鹽政陸建瀛奏行之初年一綱全運次年則引滯課虧迨癸丑寇亂引地全失戶口流離遑問禺筴哉然議改之初條目麤具亦有可採者志淮南改票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御史劉良駒奏竊維歷代筴賦輔佐
正供而府海之饒兩淮稱最淮綱之敝自嘉慶末年至
道光十年而極矣庚寅之秋
皇上念東南民力曠然與天下更始特
命兩江總督陶澍會同欽差大臣議改歸場竈起徵或設局收
稅其時以事體重大先裁浮費繼以招徠民販設局收
稅事宜請於淮北湖運滯岸三十一州縣試行改票次
年以行之有效復請推廣於安徽河南暢岸十一州縣
一律改票均得
旨允行嗣是課入充羨每歲除奏銷外其餘額之盈猶以融淮

南懸課之不足爲數累數百萬論者謂同一淮北也昔日銷停運之案層見迭出綜其積欠及虧缺運本等款多至七百七十餘萬自改行票法以來竟能以一綱行兩綱之鹽而收再倍之課得失之數較然可徵也夫古今善治鹽法莫如唐臣劉晏史載其法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亭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後江淮鹽利倍增以充軍國之用而民不困嚮今之票鹽實師其意夫兩淮者天下鹽法之表率而淮北者又淮南之先機也臣查淮南鹽務近十載來江南湖廣各大吏非不協力整頓智勇俱困而銀價愈昂私鹽愈甚官

銷愈滯場岸至積至三綱之多初請籌折引鹽既全緩雜課旋請兩綱展攤又並緩正課向之徽商晉商又經倒歇新募並不殷實但遂私圖每奏銷屆期百計挪湊而不就幾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天下無數百年不敝之法亦無窮極不變之法臣愚以爲淮北票鹽既試行之而效復推廣之而大效宜大推之於淮南以救其弊而收其利然而票鹽之利人人知之而一改則必力阻之者以其上利國下利民獨不利於中飽之人口岸官吏裁其陋規則力阻之院司各署書役恐妨於勒索則力阻之南商恐其分利恐其跌價則力阻之其阻撓之

詞大約有數端臣請得條舉其說而一一以折之有謂淮北行票原以本輕而暢銷南鹽成本較重難以仿照者不知兩淮引課自各利匣費及外支雜款并入淮南成本運至泰壩每引四兩有零與淮北票鹽運至王營西壩相等其謂南鹽成本或十兩十二兩蓋并其到湖廣江西口岸水腳及官費一切在內儻淮南亦改行票鹽盡裁陋規浮費則通計到岸成本每引亦不過七八兩與淮北不甚懸殊儻行票之後每年尚有溢銷即按引分攤錢糧成本益輕況此後溢課更難以數計耶或謂場鹽價賤若收稅攤課價當倍昂場私偷漏必多大

非民販之利不知和鹽之多寡以官鹽之暢滯爲驗如果無課之私鹽多至數倍則有課之官鹽必至片引不行而淮北自改票以來每年銷引倍逾正額豈有復透場私數倍之理且淮北設卡成案可循是在立法周密也或謂大邑通都舟車易集若離場較遠無綱商爲之轉運萬一民販不至難免茹淡之虞不知利之所在不脛而走遠於場竈之地鹽價必昂價昂則利厚慫遷有無人方爭趨之不暇彼私鹽以趨利之故隨地皆有雖重法繩之不能止況此於一稅之後尤寬其出入也或謂課從鹽出有額行之鹽而後有額解之課若改商運

歸民販萬一銷不足額其如歲課何不知鹽爲日用飲食所必需

國初計口授鹽又酌撙其數以定爲額今則滋生日繁奚啻倍蓰卽以一縣額鹽計之初時部發之引單已不敷終月民食之食數誠聽其源源販運自爲流通則此後人家所買之市鹽無非海場已稅之官物特昔日棄之以爲私販之貲耳或謂鹽徒良莠不齊聚集多人將虞滋事不知向日之私販所以不靖者爲其與商爭利耳爭之不已遂有結黨拒捕之案今同利於民無論負擔小販競服牽車卽素侶萑苻亦知無與爲讐其樂弛禁

之覓而自覓謀生之路此正化梟爲良之至策至票商各顧貲本尤重犯法約束爲易也或謂淮南販運往來須由大江船私礙難稽查不知南鹽之江運猶北鹽之湖運也鹽課在局全納以後載往湖廣江西一切聽其自運自售原無再加稽查之事船戸皆其自雇非綱鹽商夥商厮可比且鹽船隨到隨銷無勞守候本輕價賤自可敵私鄰私並不煩於堵緝鹽與米皆日用必需米船納稅以後到岸自賣毫不經官何以鹽船獨不可行也或謂搬墻捆鹽夫役繁衆若一旦更張恐無食游民多致失業不知淮北行票時如五壩十𡑞水陸節節盤

駁彼向損人等何嘗不視爲恆業乃決計改道不改捆而夫役均移西壩並無失業滋事之人且南鹽改票須在泰壩過掣則儀徵捆工即可分往泰壩損運以就口食運鹽多則生計亦多全活更眾至票鹽每包百斤四包成引過壩以後更不改捆原所以保斤而省費若南鹽一體改票或於販往湖廣江西之鹽仍在儀徵改捆子包如百斤大包酌改爲五十斤小包二捆俾窮氓轉移執事亦一安插之法要在司事相機辦理若果法在必行豈容聽藉鹽爲食之人虛詞恫喝致阻全局也或謂淮北引地僅在皖豫一隅淮南則居各省腹裏無可

範圍若改票鹽勢必旁侵鄰境於他省鹽法有礙不知鄰淮諸省引目較少如地方官各顧各疆實力緝私自可無庚侵灌且各直省行鹽情形近年大半疲敝亦俱在設法改圖淮北票法既可行淮南度其馴至之機似亦當漸爲推暨況嘉慶年間閩鹽議改收稅近廣東亦有改票之請似乎物窮則變與時消息不獨淮鹺爲然也或謂淮南鹽務疲壞卽因北票旁侵之故不知此南商之詭詞也試問票鹽未行以前何以南北兩綱均形積滯至於不可收拾乎緣近年南鹽支絀萬難措手人皆知必有改行票鹽之勢一改票則口岸商鹽必跌

價規費必全裁故先造爲票鹽必不可行之說且有謂
票法久亦漸弛者尤可詫也凡此數端皆物議所必有
當淮北試票之初即已多方阻撓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要之鹺務非暢銷不能裕課非敵私不能暢銷
非減價不能敵私非輕本不能減價非裁去浮費不能
輕本而非改行票鹽並不能去繁文而裁浮費臣自散
館後改部在戶部山東司行走前後十年今任江南道
御史有稽察戶部之責深知淮綱積弊情形南商所瀆
求者無非緩課銑引特易其名曰展曰攤曰帶曰融曰
減曰折曰提祇爲目前牽補之謀其實全局難支日甚

一曰臣再四思維以爲順天地自然之利而爲
國家經久之圖無逾推廣之一法伏乞
敕下兩江湖廣各督撫悉心妥議上秉
聖裁其一切印票設局改道建卡置官納課諸章程准北成案
具在無難斟酌損益以歸簡易而利變通儻當事者或
拘牽於常算或搖奪於浮言或畏難而爲舊貫之仍或
避事而謂暫時可緩亦當通盤籌畫別謀一疏銷之方
不得以窒礙難行等詞一筆抹煞便謂了事尤不得以
數百萬兩正供之鉅款任其虛懸無著而莫爲救正也
再江西遠在上游湖廣非兩江總督所轄票鹽章程或

省虞其驟難徧及則請先於上下江食鹽口岸試行之緣食岸官費陋規約三十萬兩而其銷數不及一半每引攤費至二兩以外且距產鹽之地甚近凡儀徵之腳私通泰之場私侵灌更易尤淮南鹽法不治之痼症不可不亟行改票通計上下江食鹽共三十萬八千二百八十五引若將其錢糧核減一過通盤牽算每引不過二兩四錢內外合之淮北票鹽錢糧經費相等應請委員專駐泰壩辦理省去書吏之煩文口岸之官費度可輕減成本三分之一即以所輕之本作減價敵私之用如果暢銷足額試行有效然後推及於江西又再推及

於湖廣如前此淮北先試滯岸再廣暢岸之例至於儀
徵改捆暫仍其舊若湖廣之官費七十餘萬江西之官
費四十餘萬應令痛加裁汰以便票法漸次推行庶淮
鹺可奏全功矣奉
旨著鹽政璧昌悉心妥議旋經兩淮運使李俞通詳稱查劉御
史以淮南綱引日絀奏請推廣票鹽欽奉
諭旨飭議本司詳稽博採通計熟籌竊以天下鹽務惟兩淮最
大而兩淮鹽務尤以淮南為喫重淮北自行改票鹽課
充盈固已大著成效淮南則商疲引滯正亟須整頓之
時於此而欲改絃更張仿淮北之成規救南綱之積弊

果使毫無格礙確有持循洵爲經久之圖堪佐度支之
計斷不肯拘牽於常算搖奪於浮言更不敢畏難苟安
避事而諉卸惟南北情形各有不同必當統全局而兼
權之未可執一而論也謹按原奏情節逐一覆核縷陳
如所奏淮南成本運至泰壩每引四兩有零與淮北票
鹽至西壩王營相等使淮南盡裁浮費通計到岸成本
不過七八兩與淮北票鹽不甚懸殊儻行票之後歲有
溢銷即按引分攤錢糧成本益輕一節查淮北鹽皆由
曬埽而成工本無多鹽價甚賤每引止須銀六錢完納
錢糧經費亦祗二兩三錢淮南竈鹽係由煎燒而得物

力人工所費較鉅價亦高低不一長落靡常每引自二兩五錢至三四兩不等較北鹽價值數增三四倍完納正雜錢糧綱岸四兩五錢零食岸二兩七八錢綱食通攤亦較淮北增至一倍統計票鹽到王營包索水脚每引約成本四兩有零而南鹽運至泰壩每引約須七八兩及五六兩以外即將一切規費裁汰而鹽價引課先已多寡懸殊若改行票鹽孰肯捨輕課之北鹽而辦重課之南鹽欲其照額認運尚恐招之不來又安望其有溢銷之數此南北鹽價引課之不同難以倣照改票者也又如所奏私鹽之多寡總以官鹽之暢滯爲驗淮北

自改行票鹽以來每年銷引逾額豈復有透私之理且淮北設卡成案可循一節查淮海分司所屬僅板浦中正臨興三場歲運票鹽亦止有四十六萬引地小而連絡甚便引少而稽查易爲然猶派撥東海二洲等營緝私弁兵不下二三百名設立七局五卡雇募巡役又不下百數十名分投佈置防範綦嚴尙虞私鹽乘機影射淮南通泰兩屬地廣竈多每綱額鹽一百三十九萬餘引計數倍於淮北若改行票鹽民販於完納課稅之後必須赴場買捆而有課之官鹽總不若無課之私鹽獲利更厚設或串同奸竈暗中囤積經年累月延不出場

以無數影射之人羣聚於通江達海之地百計偷漏弊竇叢生若逐處巡防則道路綿長兵力不足若擇要堵緝則地方廣闊防範難周況淮北三場設立七局五卡捆掣查驗已虞繁雜淮南二十場最大場分須分三局其次酌設二局最小者設立一局約計四十餘局始能分司其事諸凡添派官員建造公所以及繕寫書吏巡緝差役一切薪水飯食需費不貲庫內既無款可籌如於票引內攤完科則更形增重愈致裹足不前此淮南場境之大小不同難以循案照辦者也又如所奏利之所在不脛而走遠於場竈之地價昂利厚人方爭趨之

不暇況一稅之後尤寬其出入一節查淮鹽運行六省地居各省腹中私鹽四面環繞如蘆私潞私浙私閩私川私粵私充斥於兩淮引地者交界之區爲尤甚其淮北票鹽之所以暢銷者實因成本減輕地處一隅凡鄰近淮北之區皆係鹽價昂貴之所故足以敵鄰私而資保障淮南課重道遠凡南鹽價貴之所皆鄰私價賤之區有綱商爲之轉運當可自顧藩籬隨時整頓而票販散處不定來去無常一稅之後旣寬其出入勢必於近場地面圖便買鹽運售而遠鹽之地私鹽充斥無利可圖誰肯捨便而服遠買徒爲鄰省私侵灌淮界日見其

壓而居家食用有鄰私爲之接濟茹淡之處尙在其次
此南北疆界形勢之不同難以一律招販者也又如所
奏鹽爲日用飲食所必需
國初計口定額今則滋生日繁奚啻倍蓰誠聽其源源販
運自然流通則此後人家所買之市鹽無非已稅之官
物一節查淮北票鹽所以能逾額暢銷者非特成本較
輕亦因引地較近如安徽之潁州鳳陽河南之汝甯光
州近在鄰省最遠者不過千里以故民販大半皆潁鳳
汝光之人源源而來踴躍從事淮南則遠隔數省如江
西之吉安袁州湖北湖南之襄陽鄖陽永州永順等府

相距儀徵三四千里之遙其毗連鄰省之區皆係慣食
鄰私又誰肯捨近便之私鹽轉於數千里外販運濟食
且淮南引額初止行運九十六萬六百八十四引每引
支鹽二百斤共銷鹽一萬九千二百十三萬六千八百
斤迨後節次加引加課加鹽遂至共有歲額一百三十
九萬五千五百十引每引四百斤應銷鹽五萬五千八
百二十四萬四千斤較定額時引目加至一半鹽斤增
至兩倍之多雖近今生齒日繁而額鹽亦增倍蓰價昂
課重地復縣長欲人人買食海場已稅之官鹽實難逆
臆此南北遠近之不同難以自爲流通者也又如所奏

自來私販不靖爲其與商爭利今同利於民其樂弛禁之寬自覓謀生之路此正化梟爲良之上策一節查淮北之梟販可以化爲良而淮南之梟販不能盡化爲良緣淮北銷引之地毗連於產鹽之區其所販賣之鹽本出於淮北之池戶向來結隊成羣迭相護送雖有巡緝之弁兵鮮不得賄而賣放以致銷路盡爲占據官鹽無路可銷一旦改行票鹽旣樂弛禁之寬又無護送賄賂之費昔日之梟犯皆得湊資本公然販賣故得收化梟爲良之效若淮南之私鹽出於各場者無幾出於鄰省者居多散處交界之匪徒販賣鄰省之賤鹽由來已久

縱使改行票鹽而就近圖賤仍不免故轍之循是其弊
弛禁之寬自覓謀生之路者不過附近場竈之梟徒而
毗連鄰省之私梟各售其私依然與販爭利此南北梟
徒聚散之不同難以盡化為良者也又如所奏南鹽之
江運猶北鹽之湖運鹽課在局全納以後載往湖廣江
西一切聽其自運自售原無再加稽察之事米鹽皆日
用所需米船到岸毫不經官何以鹽船獨不可行一節
查淮北場鹽必由中河行運始能盤壩達湖此外走私
水路止由海轉尖入黃一處且仍須過壩尚易設法稽
查淮南二十場濱江臨海其中支河汊港處處可通隨

在皆透私之處見在裝載商鹽俱有一定之船私船不能混淆而沿江緝私員弁尙多巡察未周時有偷越一經改票無論何項船隻皆可裝運梟徒串同竈戸任意透漏出江駛至金焦以上即可混充票販莫辨官私若云無事稽查一切聽其自便必致私販肆無顧忌私販既衆必致票販不行至米鹽雖日用所必需似同而實異淮鹽產於濱海之地既有引課又有關稅而行銷復有定所是以夾私有禁離引有禁越銷有禁米則隨處皆有隨在可銷止須完納關鈔此外並無禁令種種情事迥然不同似未便援引比擬此南北江湖運道之不

同難以一律而論者也又如所奏淮北行票時夫役均移西壩並無失業滋事南鹽改票須在泰壩過掣儀徵捆工即可分往泰壩掮運或有販往江西湖廣之鹽仍在儀徵改捆一節查從前北商認運口岸每多終年不運淮北句掮人等久已失業且額引較少夫役本屬無多迨改票之後句掮人等前赴西壩僅止數十里不妨移業趁傭若淮南額鹽一百數十萬引儀徵捆工人等不下數萬餘人專賴捆鹽以為日食之資而且綱食引鹽各有承捆之家綱鹽捆工不能羼越食鹽食鹽捆工不能羼越綱鹽世業相承已數百年如南鹽改票在於

泰壩過掣該壩本有夫役無須儀徵捆工兼之儀徵距
泰壩二百餘里令儀徵捆工遠赴泰壩移業就食勢有
所難即將楚西綱鹽仍與捆掣亦非生機而綱鹽在儀
食鹽在壩分地捆掣同路行運綱食相混影射多端欲
爲安插之法轉多流弊之滋檢查案卷道光十年儀徵
捆工因聞有課歸場竈之信糾集多人赴縣焚香跪求
經儀邑紳士信致都中轉奏欽奉
諭旨飭查奉陶前憲奏明在案雖南鹽改票係爲
國家持籌大計果能萬全無害自當法在必行原不容藉
鹽爲食之人虛詞阻撓第人數衆多窮極滋事亦不可

不預爲之防此南北捆工之多寡難以安插妥善者也又如所奏鄰淮諸省引目較少各顧各疆自可無虞侵灌且淮北票法既可行淮南似當漸爲推暨一節查各省引地均屬犬牙相錯原應各守各界實力巡查如果淮南可以行票自無庸慮及侵灌鄰省惟情形各有不同辦理礙難畫一見在他省鹺務雖因疲敝俱在設法改圖無非因地制宜乘時補救即有仿照改票之處亦必情形相似今淮南與淮北科則之輕重若此鹽價之高低若此運道之遠近又若此其未可相提並論瞭如指掌似未便以區區淮北一隅改票有效即可該淮南

全鹺之辦法並以推及各省此旁侵鄰境之猶屬後慮也又如所奏謂淮南鹽務疲壞因北票旁侵之故此商商之詭詞緣近年人人皆知有必改行票之勢故先造爲票鹽必不可行之說一節查淮北未改行票鹽以前幾至片引不行淮南自道光元年辛巳至庚寅綱止十綱之中止行五綱有零迨淮北改行票鹽久著成效而淮南自辛卯年更定新章以來乙未引課已將次第分帶完竣其餘十一綱課銀亦經奏銷全完雖有積引未銷究不若從前之甚其爲票鹽侵灌原屬詭詞但其積重難返已非一日近復加以崇陽匪徒滋事夷船竄入

長江口岸之存鹽多被盜賣原籍之資產不免消磨以致年復一年商力愈絀非請減引卽求退總甚至紛紛倒罷如此時改票無力者正可從此退歇有力者仍可投稅辦鹽而且永無派運之累並免派繳岸費在商人何樂而不爲本年夏秋因聞有推廣票鹽之議該商等卽行多方覬覦是南商正思改票以便其私圖此造言阻票之未必盡然也又如另片所奏江西湖廣或驟難徧及請先於上下江食岸試行錢糧通攤牽算與淮北相等省去繁費可輕成本三分之一卽以減價敵私如果暢銷然後推及江西湖廣儀徵改捆暫仍其舊一節

查上下江共額銷鹽三十萬八千餘引內除江甘融楚一萬三千餘引實運三十二萬四千餘引照歷綱科則約共徵銀九十餘萬通盤牽算每引約銀二兩八錢上下比較淮北票稅經費每引二兩二錢有零已增五錢如照淮北帶完經費則共增至九錢內外並不與淮北相等而且鹽價亦較淮北增昂數倍仍在儀徵改捆費無可省若如淮北之踴躍恐未可必況應徵正雜課銀至九十餘萬之多見雖銷市極疲而奏課尚無短欠非若淮北每綱正雜等銀三十一萬有零未改票鹽之先久已無商投完可以姑爲嘗試此食岸行票之亦有難

行而未敢先試者也又如另片所奏鹽課例應交銀值此銀缺之時宜署示調劑請於商販赴局納課者爲銀錢兼收之令其交錢者視設局處所月朔市價先期出示收錢一千串即報部就近撥解南河源源搬運一節查近年官民交困苦於銀價之昂若將鹽課銀錢兼收似亦調劑之一法然銀價長落靡常勢難畫一即或設局處所照月朔市價先期核定曉示而設局有定處開局有定期難保奸商不串通錢鋪預爲跌價易滋弊端況淮南課額不下四五百萬每卯收銀自二三萬至四五萬不等其中書吏銀匠庫丁商廝人等多則百餘人

少亦數十人看估彈兌已極紛繁今若兼收錢文則以銀上兌者無難照常兌收如有錢交納者必須多設書吏逐串盤查方免短虧設或所交俱係錢文則更不勝其盤數兼亦無處堆儲如收至一千串以上即行撥解南河查兩淮歲解南河河工餉銀不下數十萬兩若歲收錢文竟至數十萬緡計非報解數百次不能解清即便彙至一萬串以上再行撥解亦須數十次僱行之日久其商販應納之銀大半以錢交納則應解京都甘肅等處之餉又將如何分解且細核運錢水腳較之解送銀兩奚啻十倍又從何出此銀錢兼收之尤爲窒礙也

總之淮南改票言之甚易行之實難人皆謂北販之完票稅猶南商之完引課也北販之買池鹽猶南商之買垣鹽也北販之由壩而湖運猶南商由泰壩而江運也北販以無浮費而獲厚利稅日擴充南商以浮費多而致虧虛課亦漸絀一改票而浮費盡裁稅課自裕既已著效於淮北何不可試之於淮南更何不可推行於他省不知淮南改票同一完稅而稅則有輕重之不齊同一買鹽而價目有高低之不一同一赴壩而設局卡有難易之迥別同一辦運而行銷地道有遠近各殊此外阻撓多端尚係餘事必欲將淮南改行票鹽則必減課

額平鹽價寬歲月而後可必先試票於食岸亦必畫除
食課暫免數綱奏銷而後可然淮南場鹽皆係竈戶血
本煎燒而成斷難驟平三四倍又非一二年所能雲集
而此一二年之課項皆關度支要需不能遷延歲時虛
懸以待至減課如與淮北相等須減除一半每綱不下
二百餘萬食課雖輕每綱亦有九十餘萬兩今制用孔
亟正籌補無方誠如原奏豈容經費所資竟行短絀雖
曰試行有效可冀充盈而懸揣之辭安能定准且淮北
建議改票之時亦非眞有所主持蓋以十數年來商運
岸廢幾於無課可收即使改票無效亦不過如商運之

無課而止故可暫時試辦然猶恐民販疑慮觀望將謂減去三分之一迨後復還舊額科則較輕完納較易淮南引課數倍於淮北見雖辦運竭蹶而法制相維之下尙能勉力輸將一經改行票鹽全局立行渙散去來自便趨避多端官吏毫無把握及至票法難行試行之後再議招商認辦綱引必致委卸退避引岩課懸勢將敗壞決裂不可收拾

國家數百年來成法廢之則極易復之則倍難每年數百萬歲需待之則甚殷徵之則無著卽以目前而論果使此議行則見在應納之課銀孰肯再爲完繳以前應還

之積欠既予概行豁除此後應攤應帶之錢糧亦當盡行停止是利猶未見而害已先形利難預期害堪逆計於此而勉强以試之冒昧以行之誠不知其可也夫天下固無數百年不敝之法亦無窮極不變之法第昔日淮北本已窮極無措不得已始改法而試行之今淮南雖支絀堪虞究非昔日淮北可比自上年六月起至本年六月止一年之內其徵收正雜等銀六百四十餘萬兩其支解京外等銀四百七十餘萬兩合之歲額尚屬無虧似不至如原奏所云數百萬正供任其虛懸而莫爲之救通盤籌畫見在欲圖整頓正無庸大事紛更但

能循舊章而量爲變通察時弊而徐爲補救肅清場竈以杜偷漏之源整飭口岸以廣行銷之路顧恤成本以期商力之紓嚴禁梟私以去官鹽之蠹而又剴切曉諭俾通河總散各商咸知協力辦公保全大局勿相推諉勿便私圖與夫一切疏引利運裕課各事宜實力講求悉心經理爲之以漸持之以恆淮鹺自不患無起色若必欲易一法興一令使積疲之鹽務遽然改觀急切實無良策是年又經江西藩臬兩司鹽道會詳遵查江西行銷淮鹽歷係會商辦運從前照額銷足迨後商力疲乏之轉運稽遲兼之物價增昂成本較重鄰私乘機充斥

額引愈見滯銷自嘉慶二十四年以來行銷未能足額立法既久固宜酌量變通守經行權猶須熟籌全局況

鹽務上關

國帑下便民生西省雖爲淮綱一隅而每綱額課百餘萬今擬易商運爲民販以綱地行鹽票必須計出萬全方無後日之患本司道等於淮南場竈及各口岸情形均未深悉卽淮北改票之辦法以及納課建卡各章程亦無案據可憑今劉御史以淮北票鹽之成效奏請推廣試行利

國利民與夫改票阻撓之處言之極爲詳備是不可不亟

加籌畫以期裕課靖私惟是通前徹後熟慮深思就西岸情形而論改票販不難而實有未敢輕議試行者查西岸見商店八家其存倉鹽數截至本年六月底止共據册報存鹽九百十餘萬包此外尚有在舟在途通計約有二十餘萬引其中未完緩納以及有無欠繳各項錢糧均由運司查明辦理似無礙於庫款此改票不難者一也江西司道各衙門歷年發商生息本銀共有十餘萬兩按月繳利均爲營務地方待用之需不但本難短缺即繳利亦不能遲緩應令各商公繳本銀另行生放即除商店而營運不患無所此改票不難者二也各

商存鹽及在途未到約有千萬子包一經改票勢必減價出售以圖脫手雖成本大損然究屬殷富商民況子母營權獲利已非一日今爲

國家大計卽有所虧亦不能深計其所建鹽倉或典或賣悉由自便此改票不難者三也西省岸用前於道光十一年奉前督鹽憲陶奏刪浮費案內經前道余正煥會同前運司查明刪定各款銀共十七萬六千餘兩造册詳奉批允在案內如緝私經費及鹽務充公等銀五萬四千餘兩係繳庫支放其餘均由各商自行支用本係活支之銀用數無定全在各商經理得宜庶無浮濫之

弊今易商運爲民販無論詳准之公費以及相沿之陋規概行掃除均爲易行此改票不難者四也裁撤商運並不爲難而試行票鹽實少把握查江西額銷淮鹽二十七萬七千餘引改行票鹽之初似不乏承領之人惟引額較繁非廣招民販不可遠涉長江千餘里波濤險阻在在堪虞擱淺遭風時時所有在殷實之販或無退縮之心若資本稍薄之人必生恐愼之戒方將改業不遑何肯再至既不能繩之以法又不能迫之使來百餘萬之課銀冀輸於運歇無定之販戶事無責成難期實效此未敢輕議試行者一也西省相距場竈本屬遙遠

即由儀徵捆運亦江路縣長兼之風信靡常到鹽之遲早殊難計以時日況船大載重必藉順風駛行向於春夏之時南陽風競非二三月不能到岸票販之鹽原聽其隨到隨銷前船設已售竣而後鹽未到官民均不能不仰給於私鹽更屬貽誤淮綱此未敢輕議試行者二也改行票鹽原以敵私裕課如劉御史原奏以淮南改票通計到岸成本每引不過七八兩與淮北不甚懸殊等語查票販挾資行鹽期在獲利今於場竈之貴賤以及在途之淹沃姑置勿論應於成本八兩之外每引酌加餘利一兩共銀九兩以現在銀價計之須賣錢十五

千文每鹽一斤合賣三十七八文惟查閩粵等處私鹽每斤祇賣錢二十餘文至三十文不等是有課之票價仍不能敵無課之私鹽則銷路又安能疏暢此未敢輕議試行者三也江省例食淮鹽五十六州廳縣向由各地方官督飭鋪販領銷今若改行票鹽自必一律散裝以讓票販惟自儀徵至省計程一千五百餘里由省至各府以及由各府至各州縣自一二百里至四五百里不等並有溪河山徑之處更須水陸兼行挽運維艱運費愈重劉御史原奏以為遠於場竈之地鹽價必昂價昂則利厚此指向無私侵引地而言如西岸與各省鄰

處毗連私鹽充斥票價既已不能敵私而票販又爲肯運鹽往賣票鹽退一步私鹽進一步愈退愈進馴至引地日虧承販無人而岸商業已撤除又將何以收拾資於

國課大有關係此未敢輕議試行者四也岸商既除各卡盡撤凡屬走私要隘均無阻攔無論粵私浙私皆得縱橫四溢到處侵充賣價更輕鹽色又白孰不就便買食而況官鹽到期無定尤難禁民食私此時撤盡藩籬若令地方官堵緝私鹽即加以參處亦無從奏效矣此未敢輕議試行者五也江西銷鹽例係融銷口岸督銷州

縣向不按年開參每多漠不關心以致私充引滯然尚有岸鹽存積勢不能不督販領銷一經改行票鹽應由票販運往民有食私之便官無催運之權轉非疏引靖私之道此未敢輕議試行者六也再四熟商如議改行票鹽凡屬毗連省分似須一體照行並將淮南課額與各省均勻裒益無多寡輕重之殊再就各地方情形另行籌畫斟酌盡善俾可永遠遵循並無流弊矣十一月

璧昌據以覆奏從之

謹按以上議淮南改票尚未施行

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鹽政陸建瀛奏爲漢岸鹽船火災

甚重商情惶懼亟籌辦理竊臣見在清江會籌漕河諸事十二月初七日接據兩淮鹽運司但明倫詳稱淮南商人趙祥和等稟稱接得楚岸專信十一月十九日武昌府塘角地方貨船失火延燒鹽船自尾四五幫起燒至頭幫風狂火烈天明未熄共在岸鹽船六百數十餘號被火燬四百餘號此外逃避鹽船散泊數十里內次早查點僅存二百餘號其被燬錢糧鹽本五百餘萬燒斃人口無數及油米貨船更難查考並稱商本已蕩

國課將懸若不及早另籌廣招殷戶承辦新綱則後運無人正雜支解必致全停楚民勢將淡食稟求一面停止

岸費一面收拾餘燼清理客債回籍當經湖北鹽道帶同各店商訴陳兩湖總督求將被災情形入奏等情由該運司據稟轉詳前來旋據湖北總督臣裕泰來咨所查情形亦復相同伏念淮南鹺務疲敝多年始因岸銷不暢而改為對折行運繼則折運亦復不銷而僅運三折遂致以一百四十餘萬引之額每年僅捆運三十餘萬引計湖廣每年奏報之數楚岸缺鹽何以漢口尚存數十萬引以致失火被災鹽船如此之多此岸銷之疲極者一從前岸暢銷則岸費以攤而見少岸滯銷則岸費以併而見多近年楚岸官私費用每歲至二三十萬

併攤於滯銷四五十萬引之中鹽本愈重愈不足以敵
私而商船泊岸日久盜賣日甚反足以濟私各商家住
揚州鞭長莫及視漢岸爲畏途但求脫去而不可得此
岸務之積弊者二前止奏請對折行運盡緩雜課七十
餘萬已係各省辦公必需之款乃檢查當日原詳復有
不入奏之外支七十餘萬兩由外辦理等語其如何由
外辦理並未詳明章程且外支中兩淮不可少之經費
既未詳報難保無暗中挪墊虧耗情事前經陶澍奏定
章程將運庫正課雜課分儲兩庫以杜牽混近年絕無
雜款尤應嚴防影射臣屢飭運司查報終未稟復卽每

年奏銷正款亦無非拮据敷衍此庫儲之支絀者三臣自三月接印以來卽知南鹽蠱壞奏銷彌縫有旦夕莫支之勢與長蘆鹺務情形相去不遠非大加整頓斷不能有起色曾於夏間調運司帶領商人至省面詢情形秋間復札飭淮南官商各抒所見正擬別籌變通以蘇積困適因河漕梗滯奉

旨前赴清江會籌河湖大局連日閱工催運是以尚未計及鹺務而漢岸火災之信忽至查兩淮各商本不過數百萬今頓燬去三分之二當此水災氾濫之後復值火災幾竭脂膏莫名焦灼此時若復勉强支持冀延殘局催追

窮商責令補運不惟心所不安抑亦勢所難行至於另招殷戶接運則舊商甫經倒罷於目前新商誰不畏累而裹足總之
國課不可虛懸民食不可久宕計惟於勢窮必變之時圖轉敗爲功之策俟旬日後漕船全數南下臣卽專力籌㕍另奏新章一埽舊弊總期敵私暢銷有利可圖庶使商皆樂趨冀漸挽回元氣斷不敢循舊守株畏難苟安仍蹈故轍以滋弊端奉
旨妥籌辦理欽此
道光三十年二月鹽政陸建瀛奏竊上年湖北塘角火災

漢岸鹽船被燬幾盡經臣據實奏報並將岸銷之疲岸費之重與運庫之支絀畧陳情形兼請乘窮則宜變之時圖轉而爲功之策欽奉

御批妥籌辦理欽此查淮南鹽務疲敝實由口岸之不銷不銷之故則在官價昂於私價官本重於私本而成本過重之故又在銀價日貴浮費日增爲今日計欲暢銷必先敵私欲敵私必先減價欲減價必先輕本欲輕本必先大裁浮費攤輕科則竊謂今日之弊莫大於利不歸

國亦不歸下而盡歸於中飽之人淮南引地首尾四省卯食於弊者官則文武印委各員吏則大小衙門書役以

及商夥商厮商船不可臆計一議整頓則必羣起而撓之造謠結黨以恐嚇挾制必使良法中阻而後已臣受恩深重總司兩淮鹺務自受事以來孜孜講求業已洞見癥結若不力破情面決計革除則是以畏葸瞻顧爲苟安以彌縫延宕爲敷衍非但無裨將來而目前卽有一蹶不振之勢況當度支拮据又值節年水災火災商情渙散已極天時人事皆須振新何敢以豁項正課商民脂膏爲避誹謗養奸蠹之計除清查庫款另行奏辦外謹將淮南全局通盤籌畫以裕課之法爲恤災之方酌議章程十條一 按舊科則酌減外費以輕成本也查

兩淮解京各款無論正雜絲毫均關度支何敢議減惟
按戊申綱科則以每年請運八十九萬五千餘引合算
每引攤銀五兩七錢一分除淮北協貼外每引徵銀四
兩九錢五分加以鹽價船價等項每引合銀十二兩二
錢零成本未免過重今擬將帶完辛卯以前及帶完辛
丑折運欠課其銀四十二萬五百餘兩仍照前督臣李
星沅奏案停緩其外省鹽規匣費院司節省倉穀月摺
各役飯食帶完辦公酌存活支提帶外辦緩徵等款尚
可分別刪減銀二十八萬七千餘兩共計減緩銀七十
萬七千六百餘兩照八十九萬餘引核算每引可減成

本七錢八分零一酌復額引加帶乙鹽以輕成本也引鹽愈少則攤課愈重自不足以敵私若遽復前額又恐鹽多難銷今擬提復原額二十萬引每綱實行一百九萬五千五百十引比較八十九萬五千五百十引計可每引攤輕銀五錢幾分惟目前銀價昂貴成本仍形喫重而漢岸火災之後各商籲求補運藉資調劑除折運案內節年殘引不計外查有乙未綱已納錢糧未運之鹽疊奉部行催運有案擬將此項納過錢糧之鹽援照長蘆山東浙江加斤之案准其每引帶運二百斤停止從前加二五配割章程以淨鹽六百斤出場又可暗輕

成本一兩零卽可貼補銀價是加斤既係應運之鹽恤商亦非另給之引合之減費復額每引可輕成本二兩四錢零一永禁整輪疏通銷路以免惰誤也查鹽引到岸本以速售爲利而整輪板價遂致滯銷自緻蓋緣奸商壟斷甲鹽不售乙鹽不許開倉板定價值束縛運河陰售其自帶之私明擱其正綱之引散商因而止阻私梟亦因而充斥道光十年前督臣陶澍奏請散輪大有起色乃近又創爲挨售名目卽與整輪同意而其取巧之術又捨自己應運之引懸而不運詭名他人代運凡運懸引一千引准帶融楚三百引有緩納之銀款有提

售之調劑不在整輪數內明明以中食輕課之鹽賣楚岸重課之價名爲融楚實在虧課淮南日疲良由於此今擬革除此弊務使商運隨到隨銷永不許有整輪挨售等法以清痼疾一核實岸費由司酌解以杜浮冒也查楚西各岸緝私辦公之費向由岸商呈繳因浮濫過多經前督臣陶澍奏定每引四錢有案近來楚岸岸費多至一百四五十萬兩是每引已增至二三兩不等核其分款總帳有節禮壽禮賀儀程儀重支預支各名目並有長隨家人各署幕友使費不一而足其中岸商浮開冒銷恐亦不免是以上年湖廣督臣裕泰督飭湖北

鹽道嚴禁今擬查照陶澍原奏每引酌帶銀四錢隨正納繳運庫由運司隨時詳明酌解楚西兩鹽道衙門分撥以資辦公而杜弊混一分岸運銷利商便民也查自道光十年前督臣陶澍原定章程本有武昌下游之黃州各州縣及江西彭澤等縣江路遠隔八百餘里歷來商鹽必須運到湖北江西省城然後折回轉售往返脚價加重以致各州縣引地全為船私隱占議將各處額引預填水程籤商運往以便水販就近銷售等語嗣因籤商未果遂爾中止今漢岸火災後各商因資本不敷運鹽遲緩船私必較前更甚擬將楚西兩岸引鹽運到

湖北江西適中之九江府卽聽商船就便發賣水販各赴各路其有情願運往楚西省岸發販者亦聽其便至九江府地方必選派廉幹大員設局駐劄俟鹽船到彼驗明鹽引相符收回引目卽於鹽照內塡寫引目收訖字樣加蓋委員鈐記引目既經收繳專以鹽照為憑其照蓋用鹽政運司印信每張十引給商護鹽以為水販分售之據所過州縣關津祇許驗照毋許查鹽城鄉水陸聽其零售毋得留難需索其各省地方文武員弁既無稽查之責所有督銷考覈應請免議以杜藉端擾累委員則籌給薪水不准向各商另取分毫違者以贓私

論一綱食各岸畫一辦理也查淮南科則中路安池太向照楚西八折上江甯國及和州含山各食岸六折因中路爲楚西藩籬食岸逼近場竈故賣價較賤成本亦較輕迨後食岸滞銷取巧而融楚中路由場自捆夾私而侵占皆因成本懸殊致啟趨避之端貽害甚鉅今擬埽除積弊則食鹽科則與綱鹽科則相平聽商隨便指運一切章程均歸一律以杜避就一官定場價以免居奇也科則既減商運自多場鹽必貴若不官爲定價必致擡價病商成本增重仍不足以敵私查淮南鹽色高下不一應將各場所產分粱安二種酌中定價至貴不

准過二兩四錢總以運至泰壩按一引淨鹽六百斤交商鹽要乾潔如滷潮色黑許商退交另買照依定價不得私相買賣並不准擡價剋扣其鹽價須隨課交官或呈明指買場垣或由官籤派價由官給如南產不敷准運淮北之鹽以杜居奇並平草價裁陋規以輕場商之成本一鹽包改捆百斤以杜夾帶也綱食錢糧既歸一律各省口岸隨商指運自一百引至一千引止楚西皖各岸聽其隨時納課請運並不作爲常額惟請運楚鹽不得改赴江西請運江西不得改赴湖廣中食兩路亦然以杜冒越其各岸運數滿額即止以防壅積至儀所

子包向來湖廣八斤四兩江西七斤四兩食鹽五十斤大小懸殊原以杜淆混夾帶之弊然包小數多難以稽查楚西各岸一律改捆一百斤大包俱外加包索滷耗包少則夾私亦少稽查較易一矜恤災商分年攤補也上年漢岸火災燬去鹽二十六萬七千餘引商本大虧自應援案免課補運惟全數准補不但庫款無出且恐岸鹽擁擠自宜分綱帶補今擬嗣後被災舊商凡請運新鹽一千引者准其配帶補運免課之鹽二百引仍予以限制每綱不得過四萬引之數其補運鹽斤仍照舊制四百斤不准再帶乙鹽如舊商無力情願自招新商

代運者亦照每千引帶補二百引之例其並非舊商招徠之商祇准辦運新鹽不准配帶補運一删除繁文以歸簡易也舊制請運必須徧歷運司十九房科及四首領衙門委曲繁重守候需時藉端措難事所恆有今擬嗣後各商請運所有正雜錢糧鹽價同時併納仿照淮北票法遴派總辦委員設局核收立即給予庫照註明准其赴壩重鹽迨解捆見斤之後繳呈庫收換給引目鹽照船照准其開江運岸一切繁文悉行删除不准首領及科房書吏與商人交手以杜積壓句串各弊向設十九房今照吏戶禮兵刑工及承發等名目酌量歸併

所有書役飯食按引八分繳庫由運司覈定各房公事之繁簡分別賞給以資貼補此外不准另取分毫違者加等治罪運司一併嚴議以上各條專爲除弊輕本約可省浮費一百數十萬兩南鹽成本每引可省至四兩有零自出場到岸每斤成本約制錢三十文上下必可暢銷無疑或謂淮南引地四面受灌卽減之又減安能敵賤價之私不知貨有高下淮南粱鹽色味甲於天下爲閩浙粵潞川省各私所不及祇因成本既貴水販作僞羼和居民不肯以貴價買灰沙糅雜之官鹽而以賤價買白淨之私鹽非刑驅勢迫所能强若果貨高價賤

即稍貴於鄰私人亦爭買況官私價值相等乎或又謂
課額不加即暢銷何益於
國不知目前一綱之課非數年不能清且奏銷亦止正課
二百餘萬兩而雜課二百餘萬又需拖延數載是
國家常遲數載之課且啟新舊套搭挪移之弊若果暢銷
則逐漸提前年清年鹽即年清年款如淮北庚戌綱之
課已收於己酉之冬新舊永無套搭正雜永無挪移益
孰大焉且試行果效並可將一百四十萬引全行復還
課額自增惟係收效以後之事未敢遽陳於試行之初
總之弊既去則利無不興其理其勢當無或爽戶部覆

議詳繹該督所奏似於商運之中即寓行票之意應令
會同湖廣江西各督撫博採周諮秉公妥議總期鄰省
鹺綱無虞充斥各項帑課不致虧短而猾商之懷私圖
脫匪徒之乘釁作奸以及遠運苗鹽是否能到四出水
販是否可查皆須熟慮深思務妥全局如果計出萬全
確有把握仍俟切實奏到再行核定奉
旨允行奉上諭一道恭載制部門
道光三十年四月鹽政陸建瀛示照得本部堂奏行淮南
鹽課新章裁費加斤輕本敵私較之南綱舊章利害相
去天淵舊章每引五百斤到岸合成本十二兩且守候

兩年方得輪售下綱又值派數種種弊累新章則每引六百斤到楚西口岸成本不過八兩有零安徽及本省水腳更減且盡裁岸費輪規隨到隨售一年可運兩次聽其自去自來不作派數何等簡便即較淮北票鹽其利更大票鹽僅每引四百斤且有驗貲折扣之苦此則每引增給二百斤無課之鹽又引多額廣儘人請運無驗貲折扣之煩所以恤商便民者固已無所不至見經出示開局商情自必踴躍惟發令伊始便於納課請運之商者未必便於蠹蝕舞弊之猾吏劣幕蠹書奸夥難保不播散謠言冀使遠省新商新販觀望不前致新章

收效不速以遂其嫉妬陰撓之私甚或謂將來偶遇口岸災潦場鹽缺產必將更換章程仍派請運各商認引認岸包課包銷浮費復加仍同綱鹽舊例等語試思淮南各商前此一困於根窩再困於埶解三困於浮費四困於懸引勒派五困於銀價昂貴六困於折運滯銷以致西徽殷商數十家倒罷一空而後此鎮江各商亦漸蹷不支本部堂察見癥結痛心疾首爰將奏改新章一埽舊弊其減輕成本銀四百餘萬兩即以所減之本爲減價敵私之用化私爲官化梟爲良務令七省商民出荆棘之域遊浩蕩之天即使口岸偶災場產偶缺而淮

南引地甚廣淮北場鹽甚多隨時隨地何難相機調劑如淮北票鹽歷年之已事豈肯出强派加課之下策即異日新來大府目覩新章之簡易澄澈如此舊綱類皆疲弊如彼亦孰肯舍利趨弊不顧考成壞良法而蹈故轍哉况値

聖主新政誠諭剴切敕令本部堂堅持定見毋避嫌怨何敢不實力實心以期可大可久是新章有利無弊可以十全必效尤在淮北票鹽之上如訪有播散謠言搖惑衆心之人本部堂立卽嚴拏根究並治其從中串通舞弊劣迹按律懲辦至納課請運各商如有懷疑願陳之情場

岸未釐之弊不妨隨時呈遞與前冊次皆可面訴有可
採擇立予施行
道光三十年四月鹽政陸建瀛奏前因淮南綱鹽運短課
絀不得已而籌變通之策奉
旨允行臣嘗於復奏摺內聲明未盡事宜另行具奏在案伏查
淮南疲敝之由首在成本過重而成本之重有由折運
案內科則增加者亦有由運司衙門需索過甚以及楚
西兩岸糜費太濫者臣所議章程以應運之乙鹽爲新
引之加斤雖已攤輕成本而運司書吏需索不除楚西
岸費浮糜不裁仍屬無益因議於揚州設局收呈納銀

以清運司衙門需索之源於九江等處驗照發販以清楚西等省岸費之源其把握則在正雜錢糧同時並納無慮課額之虧欠新舊商販一體准運無慮引額之虛懸議者或以舊商既去新商不來爲虞或以不會楚西恐多窒礙爲嫌是皆未察新章之辦法而亦不知各岸之視鹽商爲奇貨也至緝竈私緝場私爲江南專責緝江私緝鄰私爲江南安徽江西湖廣兼任臣惟當恪遵前奉

諭旨與各督撫臣認眞裁費認眞緝私隨時商辦若如何招徠商販如何收繳帑課則臣責無旁貸斷不敢稍有推諉

所有未盡事宜分晰開具清單恭呈

御覽再江運八岸天長一縣向本淮北引地後因改行票鹽恐

其侵灌淮南仍留商運自改之後課既缺額運亦短欠

應請復歸淮北統行票鹽無論舊商新商均不准作爲

專岸已於單內陳明　一具稟納課凡商販請運自具

正副手本載明請運引數運往某省發賣每逢一四七

日赴總局上號次日即將應納正雜錢糧經費鹽價銀

兩一併交納由總局當日給與庫收該商販於買定場

鹽時呈繳庫收換給重鹽執照前往泰壩買鹽運至儀

徵解捆與江每綱引數照見經奏明酌復原額每年運

行一百九萬五千五百十引滿額即止 一 新綱科則新綱報部正款銀一兩一錢五分零雜款連加閏銀一兩九錢四分零內除删減院司兩衙門賞號二成計每引減銀一分八釐零實徵雜款銀一兩九錢二分零又外帶解部紙硃三釐立貞接嬰等堂經費八釐儀河工費七釐岸費四錢經費一錢六分司支八分鹽價二兩四錢每引計銀六兩一錢三分零以庫平市用足色紋銀上兌不准絲毫多加其場鹽運至泰壩道里遠近不同應照淮北駁價之案每引於二兩四錢定價之外酌給駁費數錢由商自給場商仍不准逾每引六錢之數

此外屯船江船水脚綦壩儀徵句攢解捆各費以及包索價值由商自給者約計一兩七八錢統計新鹽一引楚省合成本八兩三四錢西省合成本八兩一二錢安徽合成本七兩七八錢江蘇合成本七兩五六錢　一鹽照截角商販專用鹽照護運所有原奏引目每引一張爲數繁多卽應裁除以歸簡易商鹽運儀將重鹽執照呈繳南掣廳請掣解捆六十斤中包駁上江船所有鹽照先由運司發交總局由總局隨時發交南掣廳於掣捆後截第一角交商收執開江時由儀所大使截第二角給商護運龍江關過卡截第三角運到指銷各省

之總卡截第四角其鹽照一連二張一爲鹽照一爲照
根編寫號數年月蓋用鹽政印騎縫蓋用運司印經過
關津惟龍江關爲出江總卡新商到此均須驗照截角
抽稱如鹽與照離或越卡漏截照角俱以私論其餘各
關卡如非應行截角之處不准抽查鹽引下次請運後
鹽仍將舊照呈繳總局查銷每鹽一船由南掣廳於開
江時另給船照一張將商名引數運銷省分船戶姓名
裝鹽艙口包數逐一開載不必再用桅封水程稽運等
件商販專以鹽照爲賣鹽之據凡給發鹽照船照以及
收繳鹽照船照均不准官吏需索分毫　一泰壩掣鹽

泰壩為通泰各場鹽總匯交商之所賣斤偷爬積弊不一而足向設泰壩官專管稱掣其新章壩費官督各商酌中定數不准仍前浮濫此費由本商自發不准各工人等向商爭競需索其句擯頭由泰壩官點充入卯令其管束各項散工如有句擯人等滋事惟句擯頭是問至在壩重鹽商夥及擯頭如有作弊不遵約束均由泰壩官隨時責革另選接充官之幕友家丁書役如有需索惟本官是問　一儀徵解捆原奏改捆百斤大包以杜夾帶今擬每引連包索滷耗以六百六十斤出場過壩運至儀徵改捆每包六十斤分裝十包稽查較易外

加包索滷耗四斤包索商販自備由南掣廳批驗所
鹽大使督飭商夥捆工人等當場解捆隨時抽稱駁入
江船開江如有溢餘增存公垣俟積有成數照淮北功
鹽之例完課配運儻解捆短缺係商雇屯船自不小心
保固及場捆重斤所致應不准其買補以杜賣租放斤
前後套搭各弊其捆費由商自給工頭轉發不准散工
向商爭競需索各文武衙門兵役亦不准索費儻有捆
工滋事立拏工頭責革其經捆儀河商夥均報官入册
聽官管束如有舞弊斥革另充至官之幕友家丁書役
責成本官如有需索惟本官是問　一雇船運岸泰壩

屯船儀徵江船均由本商自雇並自發水腳勿須官爲經理亦不准埠頭把持違者稟官究懲遇有短斤盜賣船戶照岸價賠還仍治盜賣之罪商夥商厮句通作弊加等治罪 一各省引數湖廣原額七十七萬六千六百六十三引新章減折實運六十萬九千六百九十九引又江甘融楚原額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五引減折實運一萬四百八十四引永順永綏原額三千二百七十一引減折實運二千五百六十八引江西原額二十七萬七千二百九十一引減折實運二十一萬七千六百八十一引安徽原額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九十引減折

實運十六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引又和州含山全椒句容原額三千七十六引減折實運二千四百十五引江蘇原額八萬六千一百九引減折實運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引江都甘泉高郵寶應泰興五岸原額一萬九千三百五十五引減折實運一萬五千一百九十四引四省原額共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十引減折實運一百九萬五千五百十引　一行銷省分行銷不分綱食祇分四路湖廣爲一路江西爲一路安徽爲一路江蘇爲一路凡請運湖廣鹽者准在湖北湖南所屬各府州縣凡係淮南行銷引地境內城鄉市鎮水陸隨商發

賣惟不准越出湖廣淮引界外如旁侵他省及兩粵閩
浙川潞引地踰境鹽以私論江西安徽江蘇三省亦各
在本省淮南引地界內分銷俱以鹽照為憑各商船照
湖廣省在九江呈繳江西省在湖口縣安徽省在蕪湖
關江蘇省在龍江關俱委員駐劄收繳一面截去鹽照
第四角其江蘇省之江都甘泉高郵寶應泰興五州縣
向例不到儀所捆掣應仍其舊惟向捆每包五十斤今
捆每包六十斤無庸另給鹽照即以重鹽執照為憑江
甘二鹽到場歸總局掣驗所有重鹽執照繳呈總局核
銷高寶泰興之鹽到岸各歸該州縣掣驗所有重鹽執

照繳由該州縣彙送總局查銷　一苗疆酌帶湖南永順永綏苗疆額銷鹽三千二百七十一引共徵正課銀二千七百七十六兩七錢六分八釐因係苗疆窵遠免完雜課以示體恤見在楚鹽自九江驗照後聽商發販此項苗疆未便置之不議查新章實運二千五百六十八引每引應徵正課銀一兩八分一釐零今綱食科則一律扯平所有苗鹽派徵雜課爲數無多歸於綱食各岸按引攤完俾得仍舊輕減庶商販有利樂趨苗疆無虞淡食其鹽卽給與請運楚鹽較多之商酌派帶運

一五岸科則江都甘泉高郵寶應泰興五岸俱逼近場

竈其運鹽科則向較他處爲輕見改新章之際固未便與綱食各岸一律辦理第仍照戊申綱科則每引僅徵銀八錢有零則鹽價太賤誠恐侵灌別岸有礙大局因查該五岸賣價平日總在一分以上自當按照賣價爲之折中核定用昭平允該五岸原額一萬九千三百五十五引減折實運一萬五千一百九十四引今酌定每引除照綱食各岸完納正款一兩一錢五分零外其雜款一項准其減半完銀九錢六分零加紙硃三釐司支八分其餘外帶各款免其完納核計每引其應完銀二兩二錢零加以鹽價船費總計不過銀五兩有奇以每

引六百斤分派則每斤成本不足一分是科則雖有所增而賣價仍無所礙既可杜絕侵灌仍可保固藩籬至所減一半雜課銀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二兩零即於所徵安徽江蘇兩省岸費項內撥補毋庸於別岸攤帶其五岸實運之鹽應聽商販隨便請運不得指認專岸致啟壟斷之漸　一鹽價隨時商販納課請運自一百引起至一千引止並不作為常額俾小本經營皆可領辦其運銷各省引地或前鹽運至黃州後鹽運至襄陽以及湖南各府州廳縣凡屬淮南引地者悉聽轉販流通來去自便並不作為專岸鹽價長落隨時不准齊行定

價以妨民食商鹽運到指銷之省或赴棧店賣或在船零售聽商自行辦理各省地方文武衙門既無督銷考核不准借稽查而滋需索如有私立鹽卡盤查索費以及棍徒訛詐等事許商販隨在報明該管地方官立時拏辦官或拖延時日顛倒是非許該商販赴兩江總督衙門控告問實參辦　一禁除黑費商販自泰壩買鹽過揚運儀解捆開江到岸一切煩文一概删除其自壩至儀沿途關津胥役文武兵役以及地方匪棍向有黑費一概禁革其場下竈戶場商泰壩句攢屯船儀河駁船江船捆工等一切黑費全行禁革如有前項刁難訛

詐許受害之人指名稟究從重懲辦　一鹽照編號商販請運以一百引爲一號鹽照每張十引每十張爲一號如湖廣額行七十萬引即編七千號從楚字第一號之一起至十止其爲一號二號三號以至七千號挨次編寫至楚字七千號之十爲止江西用西字安徽用安字江蘇用蘇字各按本省引額編次各寫本省鹽照字樣遇有零引湊成總數總以鹽照每張十引爲斷以杜洗改冒越之弊　一司房歸併運司衙門向設十九房遇有商人請運等事必經歷十九房而後送稿以致積壓留難撫弊不作因而需索訛詐受累非輕迭經前督

臣陶澍李星沅嚴飭歸併迄未遵照今擬定爲吏房戶房禮房兵房刑房工房庫房承發房其向有之雜課房甯鹽房折價房倉房卽歸併戶房又東房歸併蘆房又經歷房稿房歸併刑房又廣盈庫房餉房架閣庫房歸併庫房又收支房歸併承發房所有工食均於司支八分項下由運司酌量勤惰發給不准與商人交手事件如犯前項積壓需索等弊從重究懲運司徇縱或失察照例分別嚴議　一舊鹽酌辦楚西各岸未銷舊鹽已札各鹽道查明鹽數飭令趕緊行銷勿得仍拘挨售章程轉致積壓其新章開局以前請運舊綱向未出江之

鹽據運司詳明該商等運至九江各卡准照新章分別發販其課款仍照所運本綱科則正雜全完以清界限如查有欠課夾私等弊立即嚴參　一復還淮北江運八岸及天長一縣其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引於道光十三年推廣行票案內奏明與淮南引地相錯恐致侵灌仍留為商人辦運所有八岸七萬四千二百六十四引係令商人搭配認運乃自認運以後年年銷不足數均以票鹽溢請之鹽撥補造報奏銷至天長額引七千三百五十六引係由高郵湖運至岸每年僅銷三四五千引不等其不足之引亦係於票鹽溢請數內撥補造報

今擬仍歸淮北統行票鹽無論舊商新商均不作爲專岸以期引課兩全戶部覆議詳核該督所奏係以除運司衙門書吏之需索裁楚西等省岸費之浮糜爲緊要關鍵而以緝竈私緝場私專責江南緝江私緝鄰私兼責各省至招徠商販收繳帑課則該督臣責無旁貸斷不敢稍有推諉並聲稱正雜錢糧同時並納課額無虞虧欠新舊商販一體准運引額無慮虛懸是該督已將全局通籌自係確有把握應即恪遵前奉

諭旨責成該督堅持定力以期年款年淸爲萬全無弊之計惟檢查單內臚列各條有與前奏未甚符合者亦有辦法

涉於重復者如具稟納課條下所稱酌復原額一節並各省引數條下所稱折實運行引數一節查該督前奏酌復額引條內請提復原額二十萬引每綱實行一百九萬五千五百十引並聲明試行果效即可將一百四十萬引全行復還是所謂提復二十萬引實行一百九萬餘引者係專指試行伊始而言此次覈內祇將每綱引數照見在行運之一百九萬五千五百十引作爲各省額引定數與該督前奏所稱收效以後可將一百四十萬引全行復還之處是否不致僅託空言應令於試行後隨時察看仍遵前奏辦理又如儀徵解捆條下所

稱每引斤數分裝包數一節查該督前奏加帶乙鹽條
內請以淨鹽六百斤出場核與歷年配運鹽斤已驟增
二分之一惟係輕本恤商之計其事尚可暫行卽前奏
鹽包改捆條內所稱楚西各岸一律改捆一百斤大包
俱外加包索滷耗一層亦係指儀所改捆而言非於出
場斤數再議加多此次單內又稱每引連包索滷耗以
六百六十斤出場核與前奏不甚相符應令查照前奏
卽以淨鹽六百斤出場連暑月滷耗在內不得再有增
加以示限制一俟乙鹽運竣卽將加帶之二百斤按數
裁撤其儀所解捆分裝十包每包六十斤係爲易於稽

查應准照辦仍將外加之包索若干斤務須實力稽查不准隱混夾帶又如鹽照截角條下所稱分處截角一節查該督既稱龍江關爲出江總卡各商到此均須驗照截角則是請運江蘇鹽者已於龍江關過卡時截第三角今復在龍江關收繳船照又稱一面截去鹽照第四角此項領運江蘇鹽船是否在該關同時截去三四兩角抑係分作先後兩次查截未據聲敘清楚並其中有無影射混淆之弊應令據實確查分晰登覆此外如新綱科則奏銷掣鹽等十條該督係爲因事制宜減輕成本並緝私裁費認眞整飭起見均應如所奏辦理至

復還淮北條下所稱江運八岸天長一縣復歸淮北一節查安徽省向由江運之桐城等八州縣及由高郵湖運之天長一縣各引鹽從前淮北行票案內因與淮南引地相錯恐致侵灌是以仍留商人辦運係為保固淮南藩籬今淮南已倣照票法酌改章程所有江運八岸天長一縣自應准其復還淮北統行票鹽以歸畫一抑臣等更有請者鹽課居賦稅之半淮鹽又居天下之半山海不盡之藏惟天下無欲者理之然後大弊去而大利可興兩淮自裁撤鹽政改歸總督管理向來積弊早應一埽而空何以近十數年仍復運短課絀疲敝日深

經該督此次更定新章凡所爲認眞裁費認眞緝私者
立法已極周備然第一要義則尤在任事之臣整躬率
下克已裕入果能本正源清自可令行禁止相應請
旨敕下兩江督臣暨湖廣江西安徽江蘇各督撫各矢公忠整
飭綱紀當此制用孔亟之時總須籌及全局變通盡力
方可冀引暢課充於鹺務實有裨益

道光三十年四月鹽政陸建瀛爲御史周炳鑑奏稱淮南
改票未可輕行遵
旨覆奏竊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前據戶部議覆陸建瀛奏准鹺興利除弊並給事中曹履

泰奏覆寫單各一摺當交陸建瀛悉心妥議務爲經久之計玆據御史周炳鑑奏淮南改票未可輕行等語著陸建瀛按照所奏體察情形統籌全局總期確有把握計出萬全方爲不負委任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仰見

聖主有言必察不厭精詳之至意伏惟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如使淮鹺舊綱尚有一綫之可圖新章並無十全之把握臣何敢輕議更張祇緣近年岸費日浮致商本耗於蠹蝕者數百萬銀價日貴致官鹽昂於私價者二三倍即無漢岸火災淮南已萬無支持之理除輕本裁費減價敵私外雖使管仲劉晏復生亦萬無辦理之

法臣自上年四月到任以來札調運司傳集官商至省城面詢鹺務利弊令各抒所見卽有稟請變通改票者因此日夕講求已將一載計之至熟始敢毅然奏辦並非冒昧嘗試也然裁汰無名浮費以二百萬計則含怨之人不少明知貪吏劣幕蠹書奸夥惡其害已必造作蜚語希圖搖撼不敢明言裁費之不便則託詞於裕本之無抵鄰境之受侵減價敵私之無益商販來去之無定並淮北票鹽將來之難恃不過爲裁費不利於已而已該御史一聽其言遂以入奏請就其所陳逐條辨之

謹按原奏淮北改票獲利者已不復往而淮南引地暗

受侵占近聞利息漸微將有裹足之勢不能保其終不潰散淮北已非長策淮南復尤而效之等語查淮北改票以來初行不過數萬引繼乃增爲四十六萬引其乙年之課先於甲年完納非但本額無虧且協貼淮南每年六七十萬餘兩計自初改至今已歷二十年商販鼓舞歡欣有加無已上年江南大水臣等因賑需過多奏請加票引十萬不及旬日收銀二十三萬餘兩解司濟用安見其裹足而潰散乎原奏將本交商生息一經改票則無商可恃等語是該御史尚不知將本之來歷並不知票法之作用亦未見臣議之章程也臣請先言將

本而次及票法前此

國家殷富庫有餘儲發商生息是爲帑本此後逐綱帶徵息銀是爲帑利帑本者前商所領揮霍已盡帑利者後商所賠受累無窮該御史謂有商則前帑悉有歸著改票則帑本盡歸烏有不知淮南自改折運科則煩重十商九倒正課猶虧何以前帑悉有歸著臣所議新章帑利按綱列徵與正課同時交納絕無絲毫拖欠何以盡歸烏有至謂辦新鹽者見利則紛然而聚見害則鬨然而散夫害莫大於浮費裁一分卽一分之利增一分卽一分之害誠使司其事者不以脂膏自潤又內而約束

幕友家丁胥吏外而禁絕屬員刁衿劣棍種種需索擾累則行之一日而效行之百年而亦效豈見利轉散乎陶澍票法大綱主於化私梟爲官販使平日販私之輩皆得赴官領鹽而二十餘處被占之引地仍爲官鹽之銷路則梟變爲良頓消隱患其細目主於輕鹽本爲招徠使隨時逐利之人皆知行鹽便售而數十年在官之羆費以及沿途之攬攏已百不存一遂成利市陶澍以之拯淮北之窮已著成效臣即師其意以救淮南之敝更無長策其不以票名者陶澍昔日之淮北並無舊商全招新販故可以票爲名臣今日之淮南先儘舊商次

招新販故仍以商爲名且淮北僅行安徽河南兩省局面較小河南亦祇數縣安徽則其兼轄故陶澍可以另籌一淮北淮南則延袤四省局面較寛安徽江西雖稱兼轄湖廣則非所管故臣不能不仍還一淮南陶澍淮北之裁費可以無所不裁臣淮南之裁費則嚴於本省而寛於外省嚴於官吏而寛於貧窮即如楚西等省岸費仍照陶澍原定每引四錢並不再減本省亦祇減官吏陋規而竈戸煎埽之價儀徵捆工之費仍照舊支給揚儀書院善堂貧士貧民之所霑潤未嘗議裁湖北漢岸賙恤桑梓普濟育英救生各項統歸岸費款內解往

鹽道衙門核發亦未議裁本月初三日開局商民同聲稱快而該御史慮及淮揚無業游民揭竿爲盜此與陶澍初次議定章程時揚州官紳史致儼吳椿卞士雲等以搶奪公行民難安堵等詞交章入奏憑空結撰危言聳聽殆有甚焉臣未知其何所見而云然不思仰食於鹽者莫過於竈戶捆工兩項舊鹽每歲僅捆三十餘萬引與新章之復額百一十萬引者孰多舊章壅滯不銷各竈枕鹽待斃與新章之鹽隨埽隨售者孰利乃反以新章之暢銷爲失業似非情理原奏侵灌鄰綱並揚竈透漏私販橫行何不一言籌及等語查楚西引鹽運至

九江發販不致侵礙鄰省已於前次摺內聲敘明晰其緝竈私緝場私緝江私緝鄰私仍歸未盡事宜摺內具奏並非不爲籌及臣就該御史所奏反覆思之惟恐新章敗壞不能更復舊章而鰓鰓以舊商已去新商不來隱抱杞人之憂殆未可以口舌爭也新章以裁汰浮費減輕成本爲法如果永遠裁汰商販有利行見日有起色何至敗壞若裁汰託諸空言成本依然增重則商販無利可圖不旋踵而卽敝矣自古有治法無治人前任無所謂卸肩後任亦烏從而諉過淮北其歷十九綱爭先恐後引有溢銷課無欠款此卽可以久遠之確證況

治商如治民治民者曰懷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之懼必顧畏民嵓而不敢肆行苛政自然長治久安治商者曰懍有利則來無利則去之虞必釐剔弊源而不敢視爲利藪自然引暢課充事有大小理無二致不此之務而顧墨守舊章徒恃疲癃殘疾之商以爲吾課在是吾將利在是則是長蘆往事可鑒矣將本安在舊商安在兩淮之課重於長蘆必待如長蘆而後議變通臣恐其不可一朝也遑問久遠哉貪吏劣幕蠹書奸夥平日魚肉舊商之人即今日造言譏阻之人

聖明洞鑒何所不至臣雖無學識尙有天良惟當恪遵前奉

諭旨堅持定力罔𢛁人言以期仰副

委任

道光三十年九月鹽政陸建瀛奏臣查淮南綱食各岸額引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十引辛丑等五綱每綱減運六十萬引丙午等三綱每綱提復十萬引仍減五十萬引原期漸次復還舊規並非常年折減今己酉新章於提復十萬引之外又復二十萬引是所減者祗有三十萬引較諸原減六十萬引業已規復一半之數如果行之有效自當遵照部議隨時察看酌量核辦至商鹽出場斤重新章定以六百六十斤係倣淮北票鹽每引

連滷耗包索四百四十斤之數申算蓋自場運壩自壩
運儀徵經搬擡捆掣消耗實在不少是以援照定章於
正引外明加包索滷耗俾免私自夾帶若除去包索滷
耗計算每引仍止淨鹽六百斤並無加增亦無不符其
加帶乙鹽二百斤緣乙未綱係已納錢糧之鹽屢奉部
行催運原奏請以十綱分帶作為加斤與憑空議加者
不同將來此項運竣能否裁撤應視鹽引暢銷銀價平
減再行定議又鹽照截角專為抽驗而設龍江為出江
總卡凡湖廣江西安徽三省鹽船俱先經過其地是以
原議在於此卡截第三角其江蘇鹽船一經開行即便

到岸鹽照內第二四角自應在該卡同時截去查驗放
行藉速商運奉
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道光三十年十月鹽政陸建瀛奏淮南新章自本年四月
初三日開局以後截至七月二十六日已據舊商新販
認運六十餘萬引陸續裝鹽開江八月下半奏銷已敷
造報見仍源源請運極爲踴躍惟查鹽未到江之先內
河途徑紆曲每屆冬杪春初卽虞水涸夏令又苦滷耗
以致一年之中運鹽不過數月遠處商販因此尙懷觀
望臣與臬司聯英運司劉良駒悉心籌議擬仿淮北西

壩辦法於儀徵解捆處所設立棧房先行由司籌款在場收鹽運至該處無論江廣等省客船商船自十引至百千萬引均准繳價呈買各赴淮南引地銷售其附近官紳商民情願出資收鹽赴棧者亦准繳價自運則易實易銷似於招徠之道更見周浹矣緝私爲目前第一要義淮南二十場迤邐至泰壩儀徵以達於江向來各營汛本有緝私弁兵道光元年經前督臣孫玉庭酌定留巡營分奏咨立案迨後日久玩生竟視經費爲應得以緝私爲具文甚至得規庇縱並向私梟索取躉鹽積少成多以爲邀功之據雖經遇案懲創此風仍未盡息

經臣飭司委員會同場大使嚴查火伏詳稽鹽滷以清
其源而於緝私營分確核是否扼要分別裁留明定賞
罰以截其流訪察地勢察覈案卷內惟狼山中左右掘
港廟灣鹽城泰州揚州三江瓜洲京口泰興奇兵青山
鹽捕等十五營或密邇場竈通達湖河或坐落江濱毘
連捆所梟徒傍匪往往出没於此數百里之中實爲自
場至壩至儀必須留巡營分均已酌分地段派定弁兵
數目往來巡哨按半年一次輪流更替所需薪飯於季
首先支一半餘俟季終由運司核明功鹽足數及人鹽
並獲者再行找領統於經費項下支給毋庸動用正款

如查有得規賣放等弊據實嚴參此外各營應即一律裁撤以節糜費又儀徵至九江上下一千餘里為鹽船經過之地沿江營汛棊布星羅專為巡緝盜匪而設則商鹽亦在巡護之列無如近年江防疏懈該管營汛或安坐不出或失事不報屢經撤參尚無起色見亦分札各營均按所轄地段派兵派船無分晝夜認眞巡緝其彼此交界以及偏僻支港該管上司移會文員分段傳諭會哨務使盜梟一律斂迹並奏委安徽甯池太廣道張印塘督飭所屬實力整頓仍自江海交匯處起至九江止分委武職大員隨時稽查如額設營分及委巡江

面各員弁仍前懈弛即據實稟報立予糾參至楚西等處原設卡巡俱係擇要議立似無須另有更章查湖北以宜昌爲首要湖南以衡州爲首要江西以廣信饒州爲首要應將湖北緝私事宜責令該鹽道前赴宜昌會鎮查辦湖南責令該鹽道前赴衡州督率常甯等縣查辦江西責令該鹽道前赴廣信饒州督營查辦則堵截鄰私淮鹽銷路自暢矣（互見總棧）

謹按是年開綱數月已全運一綱之鹽越二歲即滯銷搶跌是時票法不拘引數聽商請認厥後承辦數千引之大販皆爲一二十引之小販搶運所誤蓋法

未盡善也然使引地不淪於賊必續有補救之術不幸廢於半途惜哉

兩淮鹽法志卷五十三